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表

李烈婦墓表

李烈婦韓姓生四歲而孤七歲母再適與母絕不復從十七歲而歸大理寺評事李君之子從規越六十日從規病且革其夕遂以自殉經於夾室明日評事君合歛而殯哭之哀京師中學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咸咨嗟涕慕之御史聞其事於朝天子爲之旌其廬而評事君廼輦二殯歸合葬於



清河縣孫二之原友人袁太史氏誌而銘之矣評  
事君復來謁請表于予予謹爲題其阡曰明李烈  
婦之墓而識之碑陰曰予嘗攷劉向所撰次列女  
傳多列國之風之所不載太史公班掾父子之所  
不錄按其事往往仁人志士之所難者心竊疑戰  
國先秦以來文人好事者之旨殆非其素也或又  
稱古者女氏之教甚嚴師傅保姆詩書圖史琺瑯  
珩珮盥櫛纁蠶靡不詳備故其流風蘊義歷歷如  
掌而漢以來女教不聞舊矣間按歷代之史及今  
天下州郡之志非獨王公鉅人之族爲然往往遐

阨僻壤赴焚投崖抱緡沉河瑰異嶄截之行邑不  
絕書焉若此者豈盡由所謂師傅詩書之澤者與  
而評事君又爲予言李婦者始母他適時憐女方  
幼孤欲抱持去卒不可因寄食外舅氏及母來歸  
候之數匿不相見閱十易歲而始笄母僅一面當  
是時婦幼窘草野間零丁孤苦危亡者屢矣又何  
及乎師傅詩書之謀也而卒能以義絕母如是嗚  
呼彼之許夫久矣豈非天之獨稟之氣相感而生  
固有所謂專一而不可化者與予故嘗由李婦之  
所罹與其所善處者而推之死夫之事易絕母之



墓表 卷之三十一  
義難死夫於及笄之年易絕母於孩携之日難昔  
唐李翱嘗傳高愍女以爲天下聞之爲人父者莫  
不願以之爲子爲人夫者莫不願以之爲婦予謹  
廣其指而附書之曰天下爲人父者莫不願其子  
如李氏之所以處其母爲人夫者莫不願其婦如  
李氏之所以自處也

胡夫人墓表

嘉靖戊午秋八月夫人病且革時總督胡公軍舟  
山聞夫人之欲候其還而訣也陽以他兵逼賊壘  
而再日夜間道走錢塘夫人猶及張目數語而逝

旣殮明日衣衰衣襲甲將犒師東渡江予入弔公  
哭之哀并携二子匍匐而拜涕下霑襟也號曰悲  
乎吾夫人之亡也予本儒生起家而 天子一  
旦賜之璽書令護諸將兵與賊列壘而戰蓋是時  
予旣以身殉 國家之亟而不復知有其他予夫  
人亦習知予所殉者 國家之亟而將不復及其  
身者夫人則旣憂俄而聞予手搏賊王江涇道上  
斬馘殆數千間及喜心亦持悻者久之未幾又聞  
他賊從五里亭還遮予所從諸將金便地散戰敗  
去予獨畱引數卒引弓貫矢外嚮突圍然後出時



予幾不免夫人稍稍則又憂而病悸以閉矣數年  
來予一出師則予一戎衣別夫人夫人一爲飲泣  
此金將家子房闈故事也及徐海引寇數萬從汴  
浦圍桐鄉逼錢塘南駭金陵予收部卒不滿千人  
而欲以嘗敵譬之以肉投餓虎耳不得已間關逡  
巡曲計餌賊以遲戍兵至而覆之當是時外有強  
敵內有讒口夫人固憂予之日且數死而予亦重  
念如彼而成功則東南填以寧如彼而否則身與  
妻俱虜顧計 國家事幾間不容髮有不得不然  
者已而予俘海以聞讒口頗息而夫人從惚恠中

悸與閉相仍而病益錮矣近王直再至則再囚其  
他部曲之窟險而島處者自謂假之日月可得當  
以報 天子顧諸執事之以飛語上撼者日至  
賴 天子聖明不卽加罪然其間禍機已若吹  
蜩毛而起矣此予夫人所以愈憂則愈悸愈悸則  
愈閉卒飲懣以死其死也猶枕臥間以手作揮戈  
狀奮呼曰殺倭賊殺倭賊如是者三而瞑嗚呼痛  
哉吾夫人之死吾安得而不重以悲也又稽顙曰  
夫人故宋丞相章得象之裔也本鉅族少而歸吾  
吾貧甚勤井曰事舅姑以孝聞及予第進士兩出



爲令一切薪水以下僅穴竇以通以廉謹聞予故少獲內助以有今日然金縉紳先生家閭概中之所數及書者也顧予之始末以兵革而殉子夫人之始末亦以兵革而殉予而其飲懣而死也卒以此此予之所以獨痛以悲而君善文於予爲肺腑交幸爲我書之以鑱之於墓而弔其魂也予聞而憐之按兵部尚書張公所別爲夫人墓銘夫人之世系爵里及葬月日已詳誌之矣此皆其細予故不復載而公之所悲則金君臣夫婦之間之大易之所謂從一而終者予特詳次之令他日

慕公勲名忠烈者不必觀之躍馬突陣而卽其房闥悲憤之間可以知其慷慨之略不必觀之鼎彝竹帛而卽其松楸嗚咽之原可以覘其鷄鳴之誼也已夫人之沒三匝月而王直之黨悉敗去事聞於朝予爲之韻數語以慰夫人曰 夫人之魂今安在今維公之功昭日月而不毀今夫人之魂今安歸今維公誓言空寢帷以長待兮

廣平太守冶山翁公墓表

予同年友廣平太守翁公讀古今墓銘耻世之能言者不中古銘法往往多譽以非其實於是倣晉



陶彭澤自爲銘按其所書特系世里與所生及第  
進士累官二千石之年次而已而公之所自好與  
其所自信及以信於世之賢人君子而聞於身之  
後者公皆不以及也病且革予過臨哭其子禹典  
予公所自爲銘伏地而慟曰先大夫所自銘而以  
禹典鑱石而納諸墓者如此然先大夫多高誼  
志不可遽同墓草零落而平生所知厚惟公與方  
伯許公爲最深兩公者又皆以文名當世者也顧  
許公猶宦粵徼公獨無言紀次先大夫之槩表之  
於其阡以爲閭里勸乎予唯唯頃之許方伯亦自

粵來會葬且復携書督予予謹按公所自書可以  
無及獨撰次公所不及書而流風蘊義可以待來  
世者公名相字輔卿一字長卿家錢塘之鐵冶嶺  
下號冶山公之少爲邑弟子也與許方伯爲綰帶  
交時許方伯甫弱冠以善屬文聲吳越間公獨引  
六經之深相與醞釀而折衷之已而與予同舉進  
士省囚書郎署中公時時引故所規納許公者規  
納予時海內譽望之士聚京師互相推輓以驟顯  
當世公獨矍然衣不勝言不以出口者也然與予  
所私相砥礪皆世之所訕以爲迂甚且疾視之者



故予兩人亦遂爲綰帶交於許公無以異也公授  
虞衡司主事典節慎庫節慎庫者所掌 天子

少府水衡之藏而出納之者也歲數百千萬公謹  
筦鑰以臨之大司空書其最以聞滿秩對父浩如  
其官及其母安人猶以父母衰且老有他兄弟不  
得例歸養廼上書乞南曹改南刑部郎中於是迎  
虞衡公及其母安人以養出則省獄囚治文書入  
則偃僂問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聞之私擬公  
近萬石家家行其家長少亦不言而化者未幾以  
安人喪來歸繼守封公喪服闋再除刑部郎中出

守廣平廣平屬畿以內股肱郡按故事畿以內無  
藩臬監司之轄郡二千石出入輒得陳兵幟羽葆  
鼓吹導騎士儀衛甚尊寵公獨屏去數單車行縣  
所刻已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或白晝殺掠吏  
民蓋李邦珍遺孽也公擒一二酋帥餘悉下教原  
之盜遂平時歲侵河北諸郡饑甚公不及以檄聞  
輒開倉賑全活者數萬人頃之御史視郡頗法坐  
他郡稍後者公免官頓首請曰民以不饑廣平似  
稍稱卽 朝廷責專制相且首罪矣於是諸郡得  
無坐而御史呼公爲長者當是時公之治行冠河



墓表 卷之二十五 天子者十餘上  
北使者所書公之最以聞於  
會病遽三上疏免官來歸時年五十有四歸輒閉  
戶諷老氏書以朝夕雖間里宴會不赴也家屬郡  
縣垣公於郡縣大夫始下車及首歲一傳刺而已  
履跡不以入於其庭也他藩臬諸司來或傳刺入  
視公亦輒引疾不出明日特傳刺以報終不見甚  
且藩臬滿秩徙官去猶不聞郡中故二千石某氏  
名者嗚呼公之守郎署似直塞侯守二千石似汲  
淮陽孝父母友兄弟寡賓客不務聲名似漢獨行  
此皆其較然章章者公又務自匿不欲令世之能  
言者藻畫其行以銘而予也卒不能不以公所自  
信與信於世之賢人君子者書而鑱之於墓之左  
者如此嗟乎予與公交言故質生不敢從諛公沒  
其敢以諛公也乎時嘉靖甲子冬十一月朔日歸  
安茅坤謹表

郁處士墓表

雲間郁生承彬抱王廷尉所爲誌其父處士公者  
之墓與銘跣伏而號曰公少嘗爲博士弟子員讀  
古先六經及百家遺言有聲於學宮會大母黃所  
生母陸相繼沒未幾大父青城公則又沒青城公



舉於鄉然不及祿故門第多孱弱公纍然起弱冠  
內拊少弟及女弟外以拓門戶稍稍得無至中廢  
而於少所讀書亦輒郵置不及一第迺罷去然事  
父母獨孝孤不及見其所以事大父間及見其所  
事大父之亾於其遺婢猶終身母將之母間也孤  
不及見其所以事大母間及見其於大母之伯兄  
猶歲時伏臘問遺不絕也於所生母之父及其媪  
並除舍而衣食之於其妹之嫁也孀而蚤喪公守  
視其舍拊其孤又及其娶與嫁也嗟乎公之內行  
篤厚固如此性固喜施於固所散子母錢以權里

族有無者或負之母責也負者急或以再請公輒  
傾橐中貯以贍之雖不給不厭也以故晚年家業  
日以落然獨好飲郡中賓客數過之公數爲投壺  
雅歌樗蒲六博相追歡橐中錢盡夜半猶解衣贖  
之客數醉自投轄或竟忘去也里故共呼公爲達  
然公尋亦以酒廢病一日沒矣時萬曆丙子秋八  
月朔享年僅四十有一孤方挾策試南都病不及  
侍醫藥沒不及憑棺殮計聞之日幾欲慟絕而所  
以少綿殘喘以至於今者痛母之孀無以養弟之  
幼無以拊公之手孤而教未錄竊一命以報之九



原故也嗟乎王廷尉公所爲題其墓而賜之銘業已拊衣冠卜藏之矣異日子孫過墓宮伏謁焉竊恐先德露零無以爲來者鏡也得無爲我表而識之如古南陽之阡可乎予聞其言矜其志不能不泫然累欷也於是次其言揭而書之曰是爲郁處士之墓處士雖不及奮身日月之際然鑱志持行不詭俗不毀諾散財樂施意豁如也其沒也以酒豈古之王無功者流逃於醉鄉者乎予睹其子彬多雋材善屬文處士之食報於後者遠矣初名灝卿尋去卿已而又復爲灝卿字邃叔再字景仲別號企齋子其他世系所自己詳廷尉誌中故不及

陳雨泉先生墓表

嗚呼若予友陳雨泉先生者其殆古之遊方之外者與或謂先生繇明經舉進士歷官尚書郎而督學而屯田而監兵而叅政而按察而布政使始致其仕以歸而予之表其墓於陽山之麓也當按故官爵以書而不當第揭而書之曰雨泉先生嗟乎予竊疑公涖官似漢循吏甘貧似獨行其他所澹宕而夷曠似方朔似元亮及數棄官爵以去則又稍稍似梅福似兩龔不矯名不遠俗不令人喜亦



不令人嫉其中固不得而枚指者方公之以工部郎而權木荊州也稅不登故額尚書令廉之不敢讓其守湖南也故二千石私以骫法陷無辜者衆公盡原之

天子嘗詔雲南輸黃金萬入供少府公持便宜半令雲南府而半以錯課他官司民不告病而金亦辦公故貧其由監兵入衛駐白羊堡也有司或按故事橐美金以獻公怒而出之已而再過蜀蜀之諸生及故吏或走數百里外餽遺公公金卻不以受署蜀藩久之筦庫者聞以例告美金累萬公笑曰若知美爲故時例抑不知不以

美爲故吾例也蜀人至今誦之及解官歸伯兄累二十年來諸按節使所餽若干金歸於公公又謝不受歲時伏臘或不辦公亦無愠色故廬僅一椽大于斗榜之曰已寬往往主賓相嚮意豁如也族中諸昆弟貧則又解橐中裝百餘金半以瓜分諸子而半以給諸昆弟此皆世所難能者方督學時公試諸生糊名按甲乙以授諸州縣不以啓一時高才生後先鱗次顯名中朝矣或以書贊謁公公又謝曰嚮者吾第知文不知君今者君知我矣我又識爲君何也王廷尉領西曹時嘗過公舍公



畱飲久之供具不以出公顧問童子童子曰釜且  
櫟矣復問甌中酒幾何童子又曰請君衣過市貫  
之廷尉廼大笑兩相過隣舍郎以飲而別公之澹  
宕多類此其解綬來歸也里中豪慕之椎牛饗公  
公時時謝病不以赴間過所從故舊或浮屠氏黃  
冠者流公又時時對席便坐脫巾漉酒淋漓宴酣  
相莫逆公故好奕奕不登品好飲飲僅一二升然  
命之觴輒觴授之奕輒奕及醉且敗公亦自爲顧  
影相笑人人盡懽不以間公於詩文隨興所落不  
爲古調亦不爲俗韻於書法爲最工小楷篆隸出

入晉唐其他行草及方尺以上豐媚綽約有驚鴻  
游鶻之態人士或請之公旣醉輒裂繒而書不以  
拒公不設谿塹多易與及按其立朝仗節則又斬  
斬不可犯嘗以河南臬副使臺叅御史也御史驕  
甚公耻隨他寮貳抱檄庭趨獨濡遲不爲趨已而  
中翬繫解公又奮袖前結御史銜公甚且以危言  
諷之公亦嘿然不以應已而御史以公違限論報  
公遂飄然上書自爲免官去

穆宗皇帝御極

詔召故從

先帝遊者還中朝行且柄用公矣

公又以布政從蜀拂衣以歸嗟乎公之生平類若



彼而中之凝峻又若此嚮使與漢之循吏獨行及  
方朔元亮梅生兩龔而下共公分壽較之材各天  
授其同不同不可知苟自其中之涅而不緇圓而  
不滯者論之則其孰雄孰雌孰短孰長又安在其  
爲古與今邪善乎閣學申公銘公墓曰不惠不夷  
九原可師而公之自謂亦曰吾生平有二長吾性  
雖剛而無忤忌於人不爲睚眦一也性澹泊無他  
嗜好二也然亦有四短憚煩一也健忘二也力竭  
而止三也不爲諂佞四也聞者領之以爲實錄予  
嘗按國史故御史陳公祚於公爲高大父當其直

諫

文皇與

宣廟時死且什九猶侃侃不

已蓋古之司直也然則公所從來者遠矣公名鏊  
字子兼嘉靖戊戌進士於予爲同年予故知公爲  
最深公累官至方伯然數以棄去非其所自將也  
予故別稱之曰雨泉先生云其他世系及子若孫  
以下金見家乘及誌中予故不及萬曆辛巳秋八  
月望日茅坤撰

處士竹崖顧公弁丘孺人合葬墓表

竹崖顧公某以孝弟力田起家而丘孺人佐之又  
能以簪珥閭帷之懿聞於鄉者其子富川令震生



而聰穎絕倫年十三善屬文予南溪府君以女弟妻之而命坤共師事唐一菴先生予兩人出入食寢必與俱數以道義文章相追琢爲兄弟交予故於富川令時時耳熟竹崖公方大父怡竹公沒家且落矣公獨帥僮僕奮田畝家稍稍起而公之兄弟五公所筦鑰內外賦役婚喪若一家然予間過之古姜肱不過也其尤卓犖者伯兄松崖公嘗犯法御史臺適遘疾公輒囚服代兄入杖御史庭出幾斃當是時諸兄弟共涕洟而危之然公不以悔亦終其身無幾微見顏色其他孝友類如此又於

富川令耳熟丘孺人孺人少孤而育於仲父東洲公已而歸竹崖公公以身阡陌於外而孺人以身井曰於內其所孝養舅姑并拊諸叔及妯娌姊妹蓋順而慈惠者也而予女弟亦時時口畫孺人於富川無異也病且沒里之老少男婦挂紙錢而哭之者填路也嗟乎公與孺人之質行而仁者如此天所以孕其子若孫鸞翔而鵠峙者詵詵若林也與間按公家乘宋熙寧間龍圖閣學士臨三傳而爲逸初公隱元隱元於南渡時始卜築歸安之韶林村故邑中稱韶林顧氏爲著族五傳而宿松簿



燁祠名宦又三傳而原愷時元末多羣盜能團練社兵以卻寇未幾

高皇帝例籍富民入京師

四十五年始及來歸原愷生彥璋彥璋生廷輝廷輝生璇璇生佐是爲怡竹公怡竹公出贅姚知縣家故今又改稱爲姚莊顧氏公之子二長卽富川令仲早歿女一適山西布政司理問沈玠孫男五孫女四其曰爾行任陝西道監察御史曰爾志太學生曰爾德并其女適曹景行則金予女弟所出也其曰爾力邑庠生曰爾功并其女適胡某許聘吳某則繼娶沈所出而最少女許聘沈某則又施

所出也曾孫男三曰堯京邑庠生曰舜京曰湯京曾孫女一於乎龍圖沒且二百餘年而爲宿松簿簿又沒且三百年而富川今始復以儒業顯今爾行且爲名御史矣而爾志暨堯京輩竝雋材翩翩未艾也丘孺人先竹崖公沒葬于北沈圩之原越二十四年而萬曆辛巳十二月某日富川令奉竹崖公柩而合葬焉御史君自京携書來屬予表於其墓故爲之詮次其略使歸而鑿之石者如此

明高處士松里馬先生墓表

萬曆庚辰十月十有四日松里馬先生沒又二年



其子太學生應華卜附葬於先世平章公墓阡之麓而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張公誌而銘之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今督府張公復從而碑之而公之世系及舉進士由翰林庶吉士出爲名御史佩天子璽書清戎山東再則按真順廣大又再則督學畿以內一切革班匠請帑庾減額征隄河流蒐虜姦銷礦寇正文體端士習崇經術宦節所嚮不媿古之名臣碩卿其他事父母孝與弟弟虔丞嘗訓支庶拊循內外姻黨以下嘉言善行往往而在不媿古鄉先生大略兩公已畫一鐫次

之矣而又以予吏大名時公謬謂予可緩急國家而以之首疏 肅皇帝蓋相知之最深者屬予表於其阡嗟乎方予之被讒去大名蓋由執政所嗾公不勝憤懣引給事中楊君允繩數輩伏爭閣下不能得共爲累欷歔泣以退已而公之繇南通政外謫抑亦由疏劾分宜肘腋姻分宜特銜之不置語不云乎同誼相漆同患相卹賈誼之過長沙也猶爲貽書以吊湘纍而予獨能無情乎哉當公外謫時繇太僕歷南京通政已四三載按故事不當坐臺臣考察例且其時年僅四十耳中外百職



事無不人人裂眦而嗚咽者分宜公罷相華亭公入公卽華亭督學時所錄高才生華亭公去而江陵公及高文端公相繼相江陵於公爲同年交文端又於公爲同舍生以其女妻公之子應華而公亦以女妻文端公之子相連姻又未幾少保張公爲吏部而石太僕公星鄭司馬公洛賈中丞公元張京兆公學顏後先鱗次朝廷間金公帷中顏閔也假令當是時公以世所共爲憤咽者折一柬通之當卽還朝請朝夕冀柄用公獨耻世俗所沉酣不欲滄泮河忍以奔走之絕與世不相聞數共山

人沈仕李奎千戶施經及鄉大夫高光州冕沈鬱林詔陳中丞洪濛沈太常淮趙溧陽應元陳鶴慶師携榼湖山間爲社遊分曹賦詩相倡和不以寒暑風雨間已而予過西湖則又移書招之予亦共諸君子宴酣淋漓相爲悲歌慨慷其間客或語及予兩人曩所爲執政者兩相睚眦處公輒目攝仰天浮白醉之不容喙公所爲詩多蕭瑟飄宕之音其調之工與否不暇計而其冷然自適處則萬物所不能訾者嗟乎非古所謂侗儻夷曠之士乎哉予於是表之曰明高士松里馬先生之墓而其官



墓表 卷之二十三 陳三萬六十二  
爵不以書蓋以公脫去聲名之韁也舊矣今百年  
之下學士大夫過公墓而瞻謁者當必爲之爽然  
自失無煩漢賈生所貽書以弔也

勅封兵部武庫司主事質齋王公并徐孺人  
合葬墓表

嗚呼西隴之原望之鬱然松楸其間者蓋 勅封  
兵部武庫主事質齋王公所卜而手封其配徐孺  
人之藏者也又十二年萬曆丁丑武庫公沒其子  
永州太守俸起封合葬又八年而太守繇廬州徙  
爲山東按察司副使移書屬予表其墓先是隆慶

巳巳南粵曾一本粹起海上

穆皇帝詔司馬

劉公燾出填之令公推擇尚書郎夙負材望者以  
自副公徧推擇諸尚書郎無如武庫君疏請與俱  
予故奇君間過候君不遇遇其父質齋公斃衣布  
冠躡履前迎載酒飲予於鴈湖之上檻以外煙波  
萬頃公築室而俯之左圖右史嘉樹名花爛然繡  
錯與鳧鴨鵝鶴荷芰莎芷相掩映或謂輞川不過  
也間與之口畫當世公爲膝席而譚沛然懸河之  
注一一中名實也予故併奇公於公父子間遂爲  
綰帶交當是時武庫君特憐公髮且皓不能無濡



恣婉變之色公獨趣橐裝且出詩五章及所爲書數百言視予大較並蒐乘選將虞險料敵之旨且賈勇武庫君而以震盪戎行者也已而粵州郡兇次第縛司馬劉公露布以聞中外士共嘉武庫君多帷畫且以併推公焉嗟乎抑亦奇矣雅聞公少稱高才生以善文章名州郡間竟不及掇一第以自顯出所抱鉛槧之遺口授武庫君君廼第而公與孺人拜

天子璽書之封如制武庫君卒席公所教以顯功名於時世之縉紳大較覽睹海不敢不本之河矣按狀公名周字宗文別號質齋事

父孝與兄弟弟其脫身出館徐孺人家也一切故業並以遺伯兄某而姻黨以下孤且寡者公攝之間里之流亡不支及鬪且訟者公往往濡沫而批解之公與孺人少以貧皃皃然色將內外父與母已而褒封或及分祿矣然終其身飯脫粟衣大練衣蕭然如故書生時足不蹈城市郡二千石數禮聘而賓飲之於學宮公亦輒辭避不出獨與里中善詩歌者爲社遊鴈湖上因自呼曰鴈湖釣叟間嘗揭其廬曰救廬庇風雨居之自安薄田膳饘粥用之不盡茲固公所自好也遠近聞之稱爲實錄



墓表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於此抑可覘公澹宕之槩於漢陳太丘郭有道無相遠已假令古昔盛王之世公故當以鄉三物而賓興之卽漢以下猶或如州郡所歲舉孝悌明經及他篤行者以聞然皆不以及而僅及以其子之顯也爵而列之而不得以尺寸聲施惜哉雖然其生也如古鄉先生其沒也固當祀之社而蘋蘩不廢予故謹表之以爲閭里勸

### 周節婦墓表

周節婦者予友縣學生周于德之母也按陳叅政公誌母朱氏生而穎倩不羣通孝經列女傳大旨年十八而歸周君鵬越二年而鵬疾割股以進卒不起所遺襁中孤僅百二十日耳而母誓不他抱其孤日夜慟已失意於翁携其孤脫身走外家以刺繡簪珥與孤相提携越十六年而孤稍立始及來歸明年翁病且沒母復先諸伯叔傾橐中所故貯者之遺以含殮之內則綱紀其家之頽且落外則恣孤出從名輩遊尋且爲高才生當是時周之門戶旣寢衛獲無廢而其孤則又稍稍善文章間從予遊痛母遺行不及詳誌中徃徃爲予口畫母之始携襁歸外家也由大父起田里以母甚少孤



墓表 卷之三十五 三  
始生又羸且弱當不及長而母所擁嫁貲殆千金  
並囊括之而母之歸外家蓋脫身走耳外家不能  
堪稍欲訟之有司母指孤而曰但獲兒稍長天之  
賜我未亡人也多矣何忍以區區橐中裝與翁相  
閔爲籍令囚服而庭辯汚我亡人與歿等吾當挈  
孤與俱溺耳當是時母不獨完予大父抑且完外  
大父家外大父以壯無子所置姬貳相睚眦母從  
中緩頰而色將之故外大父一切籍予母勝諸子  
甚矣母之賢不一非女史彤管所能書也君得無  
挈叅政公所已載者併叅政公所不及盡而稍遺  
者於以表之墓阡以爲閭里勸可乎予聞之泫然  
曰母故多瑰瑋卓犖之懿然爲人子而不忍遺之  
若櫛髮編貝然殆傳所稱無忘其親者已予以私  
扣之於其少父司訓公鴻亦曰唯唯於是次第其  
言書而鑱之石

陝西左布政使白野朱公墓表

予友人蔡司馬之守衡州也聚諸生八十餘人講  
業石鼓書院予適吏南粵過之司馬公觴予於其  
堂且手指朱公炳如而曰茲生也衡之雋也手其  
文而讀之翩翩乎經術之深而上下古今者已司



馬公復口畫公事父母孝與弟悌其守父竹亭先生之家學而以道自亢殆庶幾乎古之篤行者又曰茲生貧故教授衡州諸生圖書四壁立前太守及他佐貳禮爲上客或假關說他事而饒之金以爲助公謝不受當是時公未第而以學行名楚之南服久矣予頗奇之已而公舉進士授行人及繇御史按鹺淮南司馬公歸茗上共予指次當世奇士輒指公時國家南困倭北困虜費且不支公廼首括淮南諸州郡所籍贖鍰三萬金而美金牒漕司以轉邊餉中外異之受代而去僅圖籍數卷

與故時衣服一簏而已州郡吏無不色嗟而太息者已而出巡粵右粵予故所提戈處也粵之人時過予口次公之按節所嚮督文武吏士措藩封平刑獄及他經略諸山砦撫勦事宜金中劈畫未幾公抗疏劾副將及監司諸不法且併忤新鄭於是出公守泉州矣欣然携一蒼頭單騎過泉州特列一榻於郡之堂與蒼頭共臥起蕭然若禪僧也封以內吏民及縉紳先生過之無不人人推誠務爲便安而亦人人無不推誠相翊戴如父子骨肉也其約束寮貳及諸屬縣吏才者嘉之不能者矜



而督帥之間有一才令與郡丞相齟齬甚且互爲飛語訐之當路當路兩撼之公入以解於當路出以歛歔流涕而歎丞與令兩人卒金釋猜尋補尚書郎爲顯游公於簿書暇所注心者躬爲諸生讐經校藝大略採蔡衡州所下石鼓書院科條泉故有舊河通城中如八卦畫而園學宮稍稍淤且盡公廼躬操畚鍤以濬之河旣通而明年庚午所錄而升之禮部者五十八人首解額者二人蓋海以內異述也占者指爲河工大衍之兆云適新鄭再相而公又以舊憾徙兩浙都運矣尋轉叅知部嘉

湖明年入覲吏部所上公考爲天下治行第一天子賜尚方食及寶鏹如例改按察使又徙河南右布政使復晉陝西左轄所當藩封祿米及諸邊兵餉困甚公內席冰檠外謹筦鑰以節縮於其間陝之吏民無不人人願公節鉞陝而公坐不附江陵輒以老罷矣嗟乎若公者予故嘗於其按察予浙也間爲文論次當於國家爲重臣其所躬泣羔羊素絲之風與典刑著蔡之望當與王公翺魏公驥等然輒以不附執政迍邐以廢所最異者江陵秉軸以來楚之士大都鱗次鴈翔得志聲施而公



墓表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以楚之最迺獨勅遊偃蹇以死然江陵沒而嚮所  
憑寵靈藉威爽者于今諭諭訛訛未已也公獨以  
完名高誼領衷儒林照耀江漢豈非天故嗇公於  
其彼而卒豐公于其此也與按公之家行所匍匐  
服喪不踰外戶事繼母如所生母撫弟之子如所  
生子衣食姑以終其身而殮且葬他所分俸以賑  
族屬朋友及世系以下大都已備見曾太史誌中  
公病且革目左右曰予辭吾母矣後十日夫人當  
從吾遊已而如期夫人相繼沒豈公生抱正直沒  
且神而靈邪予特次其出處本末揭而書之漁子  
浦之阡於以風勵末俗云

王孺人墓表

錢塘黃生汝亨少負奇於縉兒爲昆弟交而其母  
王孺人以萬曆丙戌九月三十日病卒卜以明年  
某月日殯之先世之墓宮于走使移書縉乞予  
表於其阡予適病未能生過練水者三且聞生晝  
夜躡踊垂絕者數矣其父鶴洲先生緩之得無死  
已而再過生之服喪小祥矣猶不茹葷不啜漿與  
肉歛歔嗚咽若始之屋號然且伏地而泣曰母少  
而穎外大父古塘公愛之異他女顧嘗與大父逸



山公善又聞予父鶴洲先生髫而善文章也聽委禽焉當是時兩家金厚貯累千金會外大父亟故人難坐法沒所遺外大母濩落於是母氏旣葬外大父迎外大母以歸而大父之貲尋亦廢家復火及海上烽猝至而大父六子各鳥舉而徙不復顧予父鶴洲公以儒生教授里中然不解治生母旣擁外大母若綴疣然而上事翁與姑第壁立一切井曰金繇母氏所獨爲織紵泔泔以色養其間母所進之堂上者僅僅脫粟飯而予母獨帷覆而糠覈耳里中婦或讒之大父大父間伺之而得其狀泣且罵曰人言不可信如此久之大母病母且割股雜之糜以進卒不起未幾大父病復篤母隨侍湯藥大父或令避則側身屏障間其所助予父肘而溺肘而粥且藥餌者不離旦暮也大父復不起母助父喪且葬之如禮已而外大母又病歿母復歸其喪而合葬之古塘公兆云先是伯兄汝高頗雋秀予父教授他州里而母氏躬爲手詩書督教之補博士弟子員有聲矣患咯血繼大父歿而不孝汝亨亦稍稍成童母氏復移所以督教伯兄者而督教之母氏孝謹柔和甘苦茹淡午不炊寒不



授衣者垂四十年內以色將翁與姑外以督課兩  
子人且謂或於亨乎食其報也顧亨四試於鄉金  
擯去母且偃然逝矣予所不卽從母氏於九原禬  
禬以至于今者第以父在也嗟乎竊痛母氏之賢  
上之不能附古者后王卿大夫家關雎樛木之誼  
下之不罹赴焚殉緡之阨而區區終身勤苦盡婦  
道閑母儀殆亦彰彰然庶幾鷄鳴之詠也已子大  
夫得無爲我表之墓阡以待來世已乎予悲母氏  
又悲生所抱蓼莪之痛蓋於予有同悲也故撮其  
言而指次之者如此而系之以辭而贊曰母之生  
不辰兮累累然徧歷縣度與羊腸母之履純而篤  
兮硜硜然髮櫛與弦張歸黃壤兮白日光仲也抱  
策而登朝兮聲四方福其駢至今祿永昌勒之墓  
原兮奕世無疆

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郁陽川公墓表

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郁公沒其孫嘉慶卜以萬  
曆丁亥冬十一月二日葬之化龍橋之南少司寇  
楚侗耿公嘗持節督學南畿時按公之令績溪者  
最江以南疏之朝間乞耿公銘其墓矣而又以予  
於公爲同年知且厚復屬予表於其阡嗟乎公之



持已立朝大較益以古之道自抗而不徇流俗者  
率中古銘法予何敢辭按狀公諱蘭字文芳號古  
村古村者卽公先世所起家處也已而別號陽川  
公生而踈眉白皙頎然露頭角大父槐隱公昂奇  
之謂其父見槐公攻曰吾家世系德厚然未有顯  
者茲兒行且亢吾宗矣年九歲遣從里中高才生  
吳默泉公遊習毛詩通大旨年十三補邑弟子員  
年二十三而舉浙江鄉試當是時予兩人同庚生  
又同以好古文辭相綰帶交蓋斐然願附古傳記  
所樹名業當世者相砥礪也已而予第進士公數

抱業試南宮擯不以與時吳默泉公已入爲吏部  
尚書且憐公才而欲私之以高選也公謝不從明  
年復入試卒不第而默泉公且罷吏部來歸矣公  
於是始謁選授績溪令績溪者歙之巖邑也其地  
巖岨而凋瘵且囂訟公哀然以經術飾吏治持大  
體不務苛察其所剴刻利弊與民勾當省供張革  
鋪役均里甲裁夫調一切鹽戶火耗毛瑣處今之  
才吏從繩墨簿書間所以聲名相高者公固已畫  
一爲之而他如約文法省詞訟招流亡興學校飭  
朱考亭蘇文定公兩書院以風厲諸生甚且貧者



而不能婚公割俸以娶之又從而籍藥師廢寺之田以廩食之今之俗吏所於繩墨簿書外不暇且能者公又引古循良之旨條次而枚舉之甚且他州郡士大夫之乘輅車而過者公所爲飭厨傳厚贈遺並從家之委輸官廨者津給之不以煩邑入故縣之人歌之曰止飲一水而故以歲侵而轉徙他州郡者金携釜甌來歸且數千人也當是時公之治行冠南州故諸按節使君所書公之賢與能而聞之天子者十餘上然耿司寇所書爲最其言曰連姻政府獨甘恬退蓋聞公之始謁選時耻不受故吏部所私署而蘄然自立者如此已而公被內召以去邑之吏民泣而遮送者殆萬人然其選也卒不以臺省而改南京刑部主事或訝之予竊惟公始謁選却吏部故出而令績溪然則今之繇績溪內召又焉得移其所以故却吏部者而之臺省也已而公之入爲南刑部也又鏗然有聲郎署間公從令績溪已封其父見槐公與母暨配如例未幾見槐公病脾公卽抱牒乞終養尚書謝公三畱之公嗚咽涕洟投綬不視事疏聞獲俞旨以歸歸侍封君湯藥晝不甘食夜不解帶者匝



三月而封君沒時公年已六十高矣哀毀過禮不飲酒不食肉臥苫廬墓與少喪母夫人同嗚呼孝矣當其令績溪其所獨抗古之道卓犖瑰異而世所不可幾及者三其一嘗以邑旱災公自列罪狀十餘條而草屨徒跣徧以禱於境內山川之神晝曝露宿者久之民爲流涕已而天輒大雨爲有年噫茲卽古者身爲犧牲之遺也曠盜稱亂者數千人婺源且陷矣而績溪故無城公提卒不滿百泣帥父子手耰鉏待之境上盜相戒曰吾屬無犯郁令君盜且去而公繕城塹池縣之吏民建子來亭

以歌之噫茲固古者暴虎渡河之遺也其一故督府胡公宗憲之捍海寇也小大血戰者數年功最高執政者忌之嗾言官飛章上變且逮繫公世廟特察其冤而釋之來歸矣又出私人何東序者領歙州羅織沒其家公獨奮然以身覆之願上印綬去以明胡公之無他始及末減人有言胡少保以一人障東南數十州郡而郁績溪以一人爲東南數十州郡謝少保噫茲與漢貫高之明趙王唐張說之證魏元忠又何以異也嗟乎公之倜儻大略若此殆與日月爭光矣嘉慶所櫛公之行若



髮及他姻締予不及盡書而獨條其大者如左以揭之墓原之上公之始病也有一異鳥銜竹枝八節有半曳其庭以去占者謂不祥然漫不省已而公臥痿者竟越八載有半而沒予嘗讀賈之賦鵬也採其語而韻之曰野鳥入室今主人其去口不能言今爰銜竹以示其故八節有半今著定爾數公類有道今神明爲之呵護乘箕尾而還造化今羽靈爲之先露叶天之弔異人今特知來而如睹馬鬣之封而樹青葱今茲所謂南京刑部尚書郎郁公之墓

廣東按察使司副使少崖許公墓表

予嘗由西湖步楓篁嶺東望白雲冉冉起封中佳氣鬱葱其爲馬鬣之阡則又深藏而韞以豐隆客曰茲固按察許少崖公所自爲墓宮而以之待百年者也明年己丑夏四月十六日公病沒其子三德卜以八月二十一日葬而太子少保張公銘其墓以予於公少共爲束髮交及予罷官適公亦移病免官來歸一過西湖輒爲一社遊而予嘗爲公記翠微園公携壺以遊未嘗不拊碑哦而解頤以舞也於是復請予表其墓按公舉進士歷宦遊者



垂三十年其才諳所嚮譬則青萍之劍穎鍔逼人而坎壈數竒位僅中大夫祿特二千石而世之所爲歛歔太息者有三其始繇尚書郎出權蕪湖則謹筦鑰監蘆州則繩勲貴而按穎上也海夷內訌公且以身撼之矣未幾以讒貶爲沔陽州同知徙判岳州府擢荊州府同知蜀寇黃中張甚公入施州度險隘審嚮導募死士料芻餉寇且隨以殄中朝方議賞而他按節使者則又以前任許姓者不法事誤移公公不復辯棄官歸朝中寃之補德安尋擢爲常州府太守常故稱江以南雄郡然狡黠頗難治公抑稍稍倣古循吏其所督帥諸州縣屬吏一切戶口賦役賓興祀典郵傳存卹鋤奸屏墨及他舞文者公僉釐革不以遺大較聲名頗近張敞翟方進輩顧按節使間以鬼瞰公併欲媒孽一強項令公輒抗聲直之聲名愈以起猶移柳州柳稱粵西南絕徼去京師萬里公不敢夷其民又移故所治常州者治之其所課農桑興學校飭吏胥熄枹鼓彬彬然唐柳柳州風概矣又適洞蠻嘯山谷公又移所故蒐治蜀寇者蒐治之斬馘無算尋復移公守梧州已而征羅旁公以功晉廣東海道



副使矣當是時公數犯鯨波披颶風幾蹈不測故亦勸遊輒上書乞骸骨歸歸而共馬通政某沈太僕某暨予輩往來西湖爲社吟嗟乎予按公生平宦遊僉以材指聞然數以非望窘非坐流訕則他坐傾覆故輒跡遍天下半以奔走猥瑣龐雜之吏半以出沒瘴癘魚龍之宮而縉紳大夫所共爲搯腕不平發憤懣者衆然公之勁節高蹈茹甘飲荼抑未嘗不岍然在眉睫隱然指次也督府銅梁張公顏其堂曰清風高節士人以爲實錄云予特爲表於其阡其他褒封父母及子若孫某某輩婚娶之詳金載誌與年譜中故不及

### 江西叅政余見齋公墓表

余見齋公繇侍御時以中子卜婚予姪舉人一桂女稍及共公往來西湖上間或膝席剖畫古今興廢得失殆才諳曠達之士也按公嘉靖乙丑舉進士時新鄭少傅高公以宮詹典試事覽公文奇之及貌公疎眉白皙神若秋水益喜頃之授廬州府推官不苛不縱所上囚書聲籍甚擢刑部主事已而新鄭公以閣臣署吏部尚書所不次引擢天下豪雋之士數十人而公繇刑部主事改監察御史



出按薊遼甫持節塞上經磐山嶺虜千騎猝犯公  
繇擁傳口授所從護諸將士賈勇奮擊斬馘若干  
級虜輒氣沮遁去事聞於朝 天子大悅詔褒

才略可用令吏部紀錄而少師江陵張亦概慕公  
且欲以所私檄公按湖廣也公嘿不應改按順天  
輦轂間僉中貴戚畹相盤錯公稍稍引繩批根按  
法爬搔之甚且以惠文冠彈劾之境内肅然尋出  
爲湖廣按察司副使巡荆南鄖襄時江陵以葬父  
請之 朝 天子寵師傅而遣中官給羽林兵  
爲之前護張甚公僅從郭門外例謁而已或謂江

陵銜之已而以江西叅政入

覲坐乘傳奪三級

以歸歸而服母喪未幾江陵卒從苦塊間別補江  
西僉事復丁父憂丁亥服除補河南僉事朝議共  
謂公以內臺宿舊而左遷非其罪者也黃河且決  
齧漂田廬 上聞震悼公於是持節往來捍救

又適

潞潘出封河且故決齧處津轄其間公於

是躬操畚鍤爲士卒先晝夜轉芻輦石依古埽法  
久之堤稍稍就築而病遂疲爾特甚公猶從帷臥  
中勉爲馳傳拊循疫氣流行死者枕道上公欷歔  
嗚咽力疾勤民俄亦竟沒屬纊之日所遺者圖書



數篋而已行道之人共流涕而哀之訃聞 天  
子採有司言詔復原官給公帑治葬事祭法曰以  
歿勤事則祀之按公之歿較然以歿勤國家者也  
使節所嚮得無尸祝之以慰遠近吏民之思乎或  
謂公官不當其材位不稱其志而壽抑不副其筭  
而予獨以其生也無負國家其沒也有令名可無  
憾也已公名希周字思兼生於嘉靖丙申十二月  
三日卒於萬曆戊子五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三  
公以御史封父母暨配金氏金如制子男三人長  
士慎次士恒蚤歿次士博女四人明年博卜以十  
二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屬予姪來乞表于其墓  
銘曰豸爾冠豸爾衣生爲執法兮沒爲神祇葬之  
名山兮虎之嘯而猿之啼千秋百世兮女蘿虬松  
其無摧予也銘之墓兮系來思

勅封徐孺人墓表

祁門令祝公以函者海昌叅政公某司馬公某以  
來世詩書甲第而以宦遊顯者也令繇萬曆己丑  
進士縮綬過祁門祁門號巖邑獨以材指稱赫然  
有聲予頗嚮往丙申春正月忽遣二子曰守箴曰  
守範衰服而過草堂號跣而且貽之以書曰甚矣



予之所籍亡妻孺人者之內助而稍稍與祁之吏民相吐哺也乙未奏計後携之從官舍僅六浹旬而病亡其亡也予又適以事入郡而不及面訣也嗟乎予痛諸生時惟讀先世家藏書不治生孺人少而笄且歸事予母太孺人以孝聞下且依之爲家督一切內外錢貨注記暨綺繒米穀之出入輒浮故時什之五卽如鄉黨賓客祭祀蒸嘗金繇孺人日夜泝澣以繕不以挂予懷縱予從鄉之豪雋之士遊習誦六籍百家言抑及竊稱高才生累科第以至于今也然又能躬澹泊少從父茶陵公宦邸時歷冰蘖茶陵公故嘗色喜且筴其異時必以冰檠從若郎也予携之入祁又能移前所從茶陵公者澹泊相砥礪躬爲拮据績紡以給予貧予之官舍若懸磬然而孺人抑未嘗不自得也祁之賦若訟最黠且繁孺人數鷄鳴求衣促予起秉燭治文書間於刑罰細大及按法鋤豪右懾姦宄孺人又未嘗不以古循吏之指相繩切也嗟乎孺人特簪珥環珮間然其以道義相追琢謂之忠告之友可也今予僅以奏計蒙 天子賜之璽書獲贈予父封母太孺人併孺人孺人年僅四十一而



墓表  
卷之三  
三五  
天遽隕折之嗟乎豈老氏所云直木先伐甘泉先  
竭而蘭蕙輒蚤凋也乎予携祁門時所生守仁弟  
守筌年最少不能不抱痛裂腸以泣而竊聞子大  
夫善文章其於世之縉紳大夫所請墓碣碑銘不  
以靳茲令伯子箴仲子範携孺人之柩以歸卜以  
某月某日葬之某阡倘及採予所私爲嗚咽綵歛  
之旨稍及表之墓原予孺人抑獲附古者彤管所  
載而日月俱遠也予不能辭謹於祁門公所移書  
而撮其大指哀而表之者如此百世之下其子若  
孫暨閭里之過謁墓宮當必有潛然出涕而景行  
無忘者已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祭文

祭林如齋年兄文

嗚呼哀哉黃鵠其橫凌風之志矣何其毀翮於初  
舉騏驥其負千里之蹈矣奚爲絕軌於啓路眇山  
川之猶是嗟人物之已非徒令志士望風而懷傷  
知已顧影而却步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初以聯籍  
金閨入對闕庭誦子之文蘩蓐若霧層構若雲  
繪之卽色觸之成聲彬彬乎爭出人士前矣及退



而論襟貢王諧好管鮑則又握手出肝膈傾蓋著  
宿昔惠儀蘭馨皎金珪質游神於八極之外沉志  
於九淵之域蓋將亢之莫昂深而匪測有不可以  
尺度求之者矣謂子潤色王路軒視當世可也嗚  
呼而今安在哉曩嘗謂忠賢寃戮志士歿死蓋悲  
國之不祥天之爽命其適均也繇今思之比于剖  
心子胥鴟夷季路以結纓死屈原以江潭死雖脂  
潤夫野草而名則垂乎竹帛膚填夫溪壑而懿則  
托於金石百世之下猶令聞而知之者或按牘而  
起嘆或睇碑而興歌流風遺味至今不衰至於哲

士不祿捐軀淵谷卽長已矣誰復云何蓋以古之  
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之述不  
同均之遐晷不替而後長志可俟焉苟歲月之無  
何與蜉蝣而速化則雖行若伯夷略蓋夷吾著作  
之區噓納相如未究厥施固與草莽者等耳譬之  
蕤欲吐而霜已折音欲奏而絃已絕春華寂零韶  
節暗逝彼又焉能結遐悲于異代而酬知己於沒  
世哉嗚呼吁嗟林子此之謂矣昔者炯眉吐氣於  
雲漢之表而今則摧於七尺之本昔者締思驚精  
於墳典之上而今則瑩乎中壘之土殆日月之俱



流與草木而齊腐能不悲哉能不悲哉靈輻晨啓  
白驥宵鳴返爾故國悶爾佳城孰爲冠裳孰爲音  
聲修詞命奠潛如涕零哀哉尚饗

祭楊邃菴相公文

代丁滄源作

嗚呼古有大臣入相出將入則坐廟堂佐天子進  
退百官機制政治利害得失出則提枹鼓而前與  
將帥分甘苦其生也國尊民庇其歿也天子倚寧  
而思四海之樵兒牧豎以及郊壘之衆無不偶語  
野泣慷慨悲咽若此者非周之方叔唐之郭汾陽  
宋之韓范者乎而 明興以來先生一人而已然

此皆朝野之所得而街談巷誦史官之所得而書  
且藏之金櫃石室以待後世者而予之所聞則有  
衆之所不盡知而難言者予嘗訪先生密友及二  
三長老輩大較謂先生初被逆瑾之讒而罷也瑾  
是時舉廢大臣威行宮府 中朝已伏於積薪之  
下矣而火之及燃特旦暮耳先生方同中官張永  
勒兵慶藩奏凱天子外挾殊賞之功內遭中覆之  
讒千里遙制授計於永內發瑾奸事若電掣及  
武皇帝末年一二貴倖熒惑乘輿略遊江淮以南  
歷金陵金京口中外喧吻議且入浙幸而就先生



第杯酒勸諍復 官之日甫及宴駕嗚呼此兩者  
先生不以言於人而寔挽 國家如綫之危於呼  
吸指顧之間者也 朝廷不得而賞鄉士大夫亦  
不得而言向微先生則永殆就釜之魚爾先發者  
及假令永能自爲之何以不蚤計於同帷席寵之  
時而反發奸於孤臣獻俘之日是可驗也 武  
皇帝南遊去浙僅數百里其左右嬪御以下耐心  
於西湖歌舞者若醉若翔矣又何以及江而返假  
令不返會先帝野崩朝議未定 國家事又何能  
種種如今日耶嗚呼先生之功亦竒矣然而身歿

十五年於此削爵故里獨不得蒙故宰相葬祭賻  
謚如例其子孫又以他沮不敢言嗚呼悲乎予間  
嘗痛故兵部尚書王公功德不在方叔汾陽韓范  
下而死之日竟奪其爵時先生方位首相予甚惑  
焉未幾先生以間去位不得服故爵以死而海內  
人士亦卒無一人爲先生言之者嗚呼若兩公者  
生若太山而死若委露者已命也夫命也夫邇年  
以來北虜數寇 朝廷思起先生於九原之下而  
不可復得矣予故悲酸憑涕不能自已遣縣吏茅  
某奠墓而告之以所欲云予知之先生知之四海



之士其得而聞且痛之否耶尚饗

祭甬川先生文

嗚呼語云歲在龍蛇賢人嗟今

皇帝二十四

年甲辰先生廼死豈其驗耶先生之於道也若饑者之於菽粟寒者之於衣帛不苟同以詭衆不飾異以矯物其立朝也內無私交外無謁客故位爲兩制爵至上大夫矣而蕭然若處士門墻之擔圭剖符散列省署者幾千人矣而孑然若獨立其與人遊也質式金玉度諧琴瑟邇之無昵遠之無拂未嘗急人夷也而亦未嘗厄人於險不令人黨同而譽亦不令人背公而嫉斯固撓之不濁澄之不清邦之老成人寔維典刑者也嗚呼而今安在哉以先生之道遊於今之世譬之方舟而行江河當亦未適薄附日月通位顯施也然四海之士宗之者如龜龍就之者若日星以爲幽人之托蘭茝非所以利其衣被而飲食之也然無之則不可以居室矣君子之託善人非所以利其支巔而奮庸也然無之則不可以爲國矣先生之於國家譬之芳杜之處江湄也縱不及擅爵廟堂噴薄風雲獨不可以優游士林領袖善類乎哉嗚呼而今也



則亡之矣其等先生門下士也方先生之存也固不敢以私請先生之門故於其沒而祭也亦不敢以私哭先生於宿草之原其上也爲天下慟而其下也爲士庶悲尚饗

祭菁陽夫人文

嗚呼客有傳夫人之訃於金陵予聞而痛然不能哭也哭必卽位友之母古無設位也雖然予嘗兄事夫人之伯子良弟事夫人之中子蒙非今之人所稱執友也而良與蒙許之然則予於夫人有猶母之義也予不敢設位哭南望吳山川雲霧之間能無憑而涕洟乎哉特千里遣吏賚酒一卣芻一束予不及卽位苟夫人之魂無不之乎也山川雲霧之間必有憑而予嘗者尚饗

祭趙夫人文

嗚呼婦人女子之所將者非其刺紉烹飪之細則其琚瑀璜珩之儀故唯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彤管勒於名山爲仁人志士者之所弔而悲苟其幸而盛美完福非託身於君子與其來嗣者之賢哲也則雖行若瓊玖其生也薜華其歿也露晞嗚呼若夫人者吾不得而聞其壺饋之詳也獨聞



嘗從大洲先生遊天下之士方推附之者如孟軻  
揚雄固道之必行於其妻退見伯子其氣翩翩蓋  
所謂凌風之鵠千里之馱馱也他日當讀先生之  
書而錄滂母於儒帷嗚呼夫人可謂福美之俱者  
也胡爲乎天奪其美令中路而遽摧豈物兮不齊  
月兮恒虧歸窆蜀山之麓岷江之下百年之後里  
中學士大夫過其墓宮者必有能指而識曰某太  
史之夫人於斯嗚呼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  
物之歸惟區區之不滅則黃壤其如携而吾又何  
歎歎於日月者之齊茂草而俱摧尚饗

祭封侍御魏公文

嗚呼哀哉聞公之變安得不憑公之棺而哭之悲  
也乎吾嘗附仲子侍御君通籍於

天子承明

之庭今世所稱千里伯仲兄弟之間而公於吾先  
君子吾兩人者所猶父而推事之者也然而侍御  
君分祿以鼎食我公者十年於此猶以不逮奉養  
爲號而况吾不能一日菽水之權侍御君請

天子之恩以其所貴貴公以其所衣冠於日月之  
際者衣公爲之表其間與生壙者累矣猶以不能  
寵澤爲號而况吾先君布衣而沒也至今霜露於



叢棘茂草之間所以題其墓而識其處者猶特曰  
處士之阡蓋天之所以福壽乎人者或與或不與  
而人子之所以不忍死其親者則雖日承之以九  
鼎貽之以百年也猶同歸於涕淚而悲酸嗚呼哀  
哉聞公之變吾安得不憑公之棺而哭之悲也乎  
公雖逝矣然侍御君之所以入匡 天子而出  
巡郡縣者聲施若雲流而爵位若霧馳也則所以  
寵褒泉室而焜耀蒿里者方如日之升如川之至  
又何纍纍於幽明之隔而欷歔爲謹饌蘋藻觴而  
告之脫遇先靈於九原也幸分卮而語曰若子方  
謫宦於吾鄉洛河漳水之陂嗚呼哀哉尚饗

祭戚南玄先生文

嗚呼悲哉於維我公邦國 之頑誰謂一蹶遽隕  
其生方在諫垣皎若日星入決大議一言定傾公  
卿望塵呼爲隼鷹出領士林帷顏輦曾一時賢人  
游揚令名譬彼黃鳥嚶嚶和鳴當是之時較才前  
代聲如陳遵噐如郭泰有識者云假公柄位或專  
節鉞開府塞外叱咤風雲千里沛艾或引當塗推  
轂善類排焚解糾緩急攸賴惜哉不偶一黜 中  
朝棄檄來歸於馬道遙薦書數聞江漢寂寥繇無



鈺人起廢拔茅十年不復遂老林臯嗚呼悲哉公  
自解官言臥田間課兒講業澹然故吾四方同志  
千里命車山陰汝中豫章達夫或遵秣陵或合匡  
廬開襟玄覽游情太初當是之時風槩四矚隋之  
河汾宋之白鹿忽焉計聞道壞梁木縉紳之間相  
與匍匐貽書投弔設位而哭嗚呼悲哉况予束髮  
從游公門習教有年服恩殊深何以啣報五內痛  
酸告公之子收公遺文乞銘仁賢葬之名山告公  
之鄉錄公令聞沒而祠社則有司存嗚呼悲哉予  
由嶺徼爰赴滁陽生芻一束奠之中堂淒淒朔風

我心則傷神其有知來格來翔尚饗

祭朱九疑年兄文

嗚呼始予之舉於鄉在武林惟公輩凡八人已而  
予罷官來歸其所夢與思半屬西湖煙水之深也  
然遊各山水非多賓客無以爲歡非里之生平故  
知無以托其載酒與社而吟當是時程萍鄉公早  
沒馮按察王廉洲張大理張太宰陳方伯諸公並  
宦遊於外載酒過西湖與予朝而出暮而還獨高  
光州與公兩人在也未幾馮按察沒王廉洲張大  
理則又相繼沒光州公始及築大雅堂於西湖之



鈺人起廢拔茅十年不復遂老林臯嗚呼悲哉公  
自解官言臥田間課兒講業澹然故吾四方同志  
千里命車山陰汝中豫章達夫或遵秣陵或合匡  
廬開襟玄覽游情太初當是之時風槩四矚隋之  
河汾宋之白鹿忽焉計聞道壞梁木縉紳之間相  
與匍匐貽書投弔設位而哭嗚呼悲哉况予束髮  
從游公門習教有年服恩殊深何以啣報五內痛  
酸告公之子收公遺文乞銘仁賢葬之名山告公  
之鄉錄公令聞沒而祠社則有司存嗚呼悲哉予  
由嶺徼爰赴滁陽生芻一束奠之中堂淒淒朔風  
我心則傷神其有知來格來翔尚饗

祭朱九疑年兄文

嗚呼始予之舉於鄉在武林惟公輩凡八人已而  
予罷官來歸其所夢與思半屬西湖煙水之深也  
然遊各山水非多賓客無以爲歡非里之生平故  
知無以托其載酒與社而吟當是時程萍鄉公早  
沒馮按察王廉洲張大理張太宰陳方伯諸公並  
宦遊於外載酒過西湖與予朝而出暮而還獨高  
光州與公兩人在也未幾馮按察沒王廉洲張大  
理則又相繼沒光州公始及築大雅堂於西湖之



北為社遊時載酒分曹賦詩屬予記盟曰詩不成  
 無返醉無返日暮無返風雨水雪無返興不盡無  
 返甚洽也時張太宰公間從徙中丞歸聞光州公  
 勝事亦買山於其麓然未及繕園林亭榭以出公  
 獨軒然別築西湖之南公之興故豪曩故多金一  
 時園林亭榭之勝最西湖然未幾光州公則又沒  
 家且散而曩所為大雅堂已他屬矣予引舫過之  
 按故所碑誌苔蝕蘚剝不可讀未嘗不系歛太息  
 為之泫然泣下而霑襟也然猶謂公尚在而陳方  
 伯亦上書乞山歸公雖病足痺倘許倣陶元亮籃

輿故事猶及吾兩三人時時載酒與俱也今竟安  
 在哉太宰公掌南院時予嘗過其所買山處携書  
 招之且謂輞川鹿柴多佳麗而惜也王右丞未還  
 也今太宰公方貴近日月之際其所買山不知及  
 為園林亭榭否即及園林亭榭吾又不知能遲久  
 其筭相携遊否嗟乎西湖之泉聲山色猶故也西  
 湖之青莎碧桃紅蕖綠柳其所縮夏秋引簫鼓以  
 侑客者猶時時不乏絕也而公輩已皆物化矣予  
 與張太宰陳方伯輩落落然將旦之星其及招公  
 之魂與之賦些其中乎公且朝猿之與吟而暮鶴



之與飛其及往來西湖與否吾皆不能知吾又焉能獨携杖履過公申曩光州詩社故盟相與宴酣淋漓乎嗟乎豈古語所稱天地爲逆旅古今爲瞬息生固當爲歡而沒固不足悲乎抑亦其生也特車駟之過隙而不復留其沒也亦髑髏之自以爲勝南面而王而不復返者乎嗚呼投以生芻醑以酒吾吊公以所云公能知而報之否

### 祭許茗山文

嗚呼惟公之文章與聲詩今上者揆藻於班掾下者泐響於杜甫惟公之吏才與宦業今所至惠施

或感乎畏壘而其威名卒不假乎繩斧世皆鸚鵡之以羽毛自矜今而公則譬彼文豹幽然霧隱乎南山之隅世皆干將之以銛鏑自利今而公則譬彼芳杜冷然露寒乎秋江之渚故當其釋褐兮人士讀其應詔諸什竊擬枚臯侍從漢庭矣然而俄焉以之出佩乎專城之組及其待次郎署兮人士占其連跡中貴將謂賈生超遷大夫矣然而久之始剖符乎蜀徼之士或南入乎象郡百粵之地或北涉乎遼陽紫塞之岵戒崇岡而站鳶之所與遊或深箐而椎髻之所與伍或依水草以飲馬或囊



冰精以覘虜世皆擇善地以徜徉而公獨頽然其拙也徘徊容與惟梗之飄而翳之萎無復計乎室人之交徧謫我嗚呼以三十餘年之間而水陸之走不知其幾萬餘里叶公之行則質以潔今故不辭乎險阻公之心則澹以遠今寧太息乎今古聞中朝行且待之以卿寺之署今庶幾乎漢人積薪之喻又何以杳然雲逝今竟不能遲乎天子墮書之顧已焉哉天寔爲之謂之何哉嗟嗟中郎孰爲釋誨嗟嗟子雲孰爲解嘲世之王公大人雖不能引籍譽望位公以霄漢日月之際而今之博士弟子猶當誅次其行鄉大夫之後薦之以溪澗沼沚之毛某輩生也同井仕也同朝以詩以酒以翎以翽忽幽明之旣隔惟典刑其不忒酬樽壘兮泉咽望九原兮雲遙

祭廖邑諭文

公抱牒而教我邑今猶未踰乎朞年何羣弟之嚮風而懷誼今特賜鑱而腎剗咸謂公之貧且骨立兮或探囊而無一錢日啜粥而爨馬矢兮顧官舍其磬懸然而聞帷中之饑且寒兮輒割俸以涕漣壯無婚而沒無殮兮赴溺者之投瓠於淵其或窘



於里之賦訟兮躬爲請之有司而乞憐故庠序之  
弦歌而遊從兮譬若父子骨肉之間傳記所稱師  
與保兮仗大義而兩兼間過我而論襟兮泝安定  
先生以別傳數請予文以投贈兮將攬帶而爲同  
心之言豈謂一病而隕兮遽閱景於重泉嗚呼直  
木伐兮甘井竭哲人逝兮我心割嗟黃鵠兮垂翅  
歸嗟騏驥兮中道蹶遺幼稚兮誰爲携散圖書兮  
誰爲篋扶旅櫬兮返故丘楚水森兮吳關絕予投  
草以臨吊兮助諸生之泣血續宋王之悲秋兮賦  
中情其嗚咽尚饗

祭唐姑文

嗚呼吾姑兮予少及見其笄由閨闈以抗門戶兮  
粲粲然守城陴而捍決堤內之米鹽與醬醢兮外  
之土化與分畦金聽中饋以盈縮兮繫夫君之所  
不知數脫簪珥佐之出遊兮稍稍以明經而聲馳  
惜也數奇不第兮抑得貢爲博士於其時罷官來  
歸兮頭白而衰猶以諸子瓜分而羨頡兮歲膳其  
所不支顧中夜之霜飛兮躬機杼其在帷共女奴  
以分功兮聊卒歲以自持釜或櫟兮瓶且羸形與  
影兮酸且悲嗚呼吾父兮予少舉進士而輒摧姑



數携我以飲泣今今且餘三紀于茲仲父以下金  
零落兮猶幸姑之壽康而期頤豈謂今金沒兮渺  
電駟其不可追慘莫慘兮骨肉離痛莫痛兮生死  
岐莫以斗漿兮哭以蕪辭中心若割兮神其疇依  
尚饗

祭蔡白石先生文

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之沒也姻友茅坤千里  
使逆櫬于江其返也哭之郊又四越月始爲牲壘  
祭之于其殯宮而告之曰嗚呼卞之山猶千仞其  
雲峙兮而公何以遽隕其刑茗之水猶百里其東

注兮而公何以獨闕其靈方其弱冠入朝游揚

令名人皆以爲上視孔融下薄禰衡予獨謂文章  
者特公之羽毛耳而其中之所嚮當有守神之寂  
而味道之精及其待次郎署出守南衡人皆以爲  
澹泊楊雲風流文翁也而予抑謂宦遊者特公之  
朝夕耳其終身之所要當有竹帛之書而鼎彝之  
銘中外之士卜公爲儒林之著蔡邦家之柱石也  
胡爲乎俄拜司馬卽徙陪京倏焉日曜倏焉露零  
訃之所至海內縉紳大夫無不設位而哭雖幽人  
騷客猶相與貽書走吊而誄且銘况予固連葭之



祭文 卷之二十一 四 三百六十一  
姻綰帶之朋痛五內之若割嗟奚能以爲情公之  
闔帷甫筭數月公之嗣子僅屬六齡賓客旣散門  
戶漸傾支裔不屬奴僕如甦安得不憑棺而慟出  
涕霑纓嗚呼題公之墓收公之遺文百世之下不  
忍使之零落而崩墜者吾輩一二知己之所同盟  
乞贈謚於朝祠春秋於鄉所謂有司之存昭然公  
議與典刑也又何俟於予之憤咽之填膺嗚呼山  
暮兮雲紫川暝兮煙凝瞻九原其不作兮孰冠裳  
乎音聲尚饗

祭張縣尉文

嗚呼哀哉公起刀筆以無害稱及尉我邑以行能  
名謹爾筦鑰守爾矩繩三年以來政有餘聲胡病  
斯遘倏若遠行井里走哭流涕填膺嗚呼哀哉猶  
幸賢令脫駮以賻殯殮含琯一一善護猶幸故鄉  
母間道路五湖錯壤一航可渡返爾素旌歸爾玄  
墓奠以生芻我慘靡愬嗚呼哀哉

祭董宜人文

維萬曆五年十二月七日春末茅某聞誥封董宜  
人之殯將厝之姑蘇山之麓也適臥疽瘍不能執  
紼遣其二子積與縉會葬祭而告之曰嗚呼哀哉



予也少嘗兄事宗伯列昆弟兮婦也亦及嫂事母  
夫人列姊妹兮有女曰仲繁娶其子兮葭莩之托  
百歲維祺兮豈謂中蹶母忽逝兮未及于歸簪珥  
靡恃兮矧其變也客京師兮予也宦遊河魏不能  
以千里伏棺而號屍今其葬也五湖之北兮予也  
抱瘍以臥又特嚮朔風瞻素旌黯然魂銷而涕洟  
嗚呼哀哉竊惟宗伯位三事兮按國之制將以請  
之中朝下祠臣遣都官以會葬者胡爲乎空山之  
沈寥衰草之淒其然而異日者 聖天子之復  
以故爵追之卹典也斯固朝野之公議縉紳之屬  
望而予何漆漆于其悲况壻也鸞翔而鵠峙兮已  
及擢之京帷甥也龍驤而驥躍兮又將步武而前  
隨嗚呼哀哉惟母後裔兮繩繩乎玉爲葉瓊爲枝  
維母流慶兮山之潤而淵之輝予也束之以生芻  
酌之以雲鬘倘環珮其來翔兮庶不負乎猿鶴之  
鳴且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譚司馬文

嗚呼世或有連翩之鷗鵬矣然而其一則垂翅來  
歸也其一則凌風而飛所當薄日月拂雲霓數爲  
顧影而徘徊抑或有金足之騏驥矣然而其一則



伏櫪以嘶也其一則絕塵而馳所當汗赤血歷紫  
塞數爲銜勒而棲遲此於其中固有兩相推輓而  
兩相繫歎者能不悲哉能不悲哉方東吾先生之  
携公而教我湖也公始垂髫予已中第公固美予  
以脫穎而出予亦奇公以處囊之異道固琴瑟誼  
亦兄弟也已而予由吏部左遷陪京公亦釋褐連  
珮承明或載酒於燕磯之渚或尋芳於牛首之亭  
公數白眼睥睨當世予亦岸幘臨流濯纓公每疑  
予以苟爽予亦美公以李膺也當是時予頗托文  
章以自娛公獨抱道經而長嘯舞也按節歌也同  
調豈謂中道踣頓分袂翻飛予以忤世奪官來歸  
公數移書願爲拂衣事雖不偶心寔相依嘉靖乙  
卯公守天台海夷內訌將士數摧公抱牒而督戰  
首擐甲而揚麾斬馘且千封爲京觀公之威名遂  
擅東南予也遇公西湖拍手笑言予間許公以魏  
尚之假節雲中而公亦憐予以李廣之歸臥藍田  
也由茲以還天子嘉功賜之斧鉞出將元戎始則  
閩海再則粵中戰士解甲蠻夷嚮風 肅皇帝  
且不忍伏波之久羈銅柱而或慮烽燧之數通甘  
泉也於是乎檄召南州出總遼薊公也內挑六郡



良家之士以充欻飛外渡盧龍漁陽之塞以善亭  
隧羶表喪膽胡馬奪氣公於是時盛爲聲施建殊  
勳於萬里之外而予且不免枯槁思息機于漢陰  
之墟也久矣及穆宗皇帝末年公病來歸也

偶晤金焦前問邊陲公且點頭謂我可爲大都公  
一馳驅則一引顧其所追我於垂髫而思以共功  
於末路者固耿耿也嗚呼司馬還朝已越六禩

天子方倚公爲山甫而公也遂棄我而仙逝哲人  
旣萎泰山且頽能不悲哉嗚呼公之年邇六十矣  
而予獨謂公沒猶賚志公之位爲樞筦矣而予獨  
謂公材不盡施何者君相之知方殷而中外猶多  
可慮也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能不悲哉能不悲哉計聞之日天子

輟朝特勅侍臣遠護靈旒贈官賜謚寵冠百僚給  
以秘噐葬之江臯嗚呼功震朔南威播華夷生爲  
柱國沒垂鼎彝所憾者公特多中閨之秀屬襁之  
兒其始也予不能不爲天下慟而其終也予亦不  
能不爲一人私臨風展奠潛然涕洟酌以所云知  
今不知尚饗

祭太僕卿東白顧公文



鳴呼公之吏業之在餘姚兮於今猶畏壘之於庚  
桑公之直聲之在朝廷兮於今猶鳳鳴之於朝陽  
方其褁瘡痍而戍塞垣兮將矯然與日月爭光流  
離困踣者二十年于茲遲白首而始還故鄉嗟乎  
穆皇帝之御極而簡召也卽古者之顯忠而遂良  
蓋以漢之祭酒魏之侍中而懸山斗之望兮公何  
以遽爲拂衣以歸也釣五湖樵洞庭籜冠竹杖而  
徜徉公雖位不副其德沒則道猶耿其光予也少  
從省闈兮公嘗覽睹其文章待之國士兮而脫穎  
於其囊語所謂死生而骨肉兮豈衰颯之敢忘鳴  
呼大石之山兮弓劔其藏東以生芻兮酌以漿予  
也顧瞻兮涕徬徨古人不云乎先生之風山高而  
水長尚饗

祭沈鐵山文

嗚呼公何以遽有此阨邪始予以幼兒國紀請婚  
門下也蓋附先大夫憲使公通籍承明以來四十  
餘年于茲數睹先大夫務長厚言不出口恂恂然  
篤行君子也已而又聞公復世先大夫之教以教  
諸公子諸公子鸞翔而鵠峙翩翩然漢石氏之遺  
也予年且近七十矣恐一旦露零填溝壑則予雖



不及教兒兒獲托門下館甥列猶當席公教也予  
雖不及手授之詩書而公必携其所以授之諸公  
子者以分督之也豈謂予猶在而公忽仙逝邪予  
之兒暨公之女甫八齡公不能遲其筭以待女之  
笄予又焉能遲其筭以待兒之婚邪或謂天地間  
壽與促事固不可知然予長公一歲公且若此而  
予又安能以長公者而獨留人世也間嘗辱公携  
吾兒愛其穎異然憐予衰又自憐其衰且謂曰卽  
如予兩人不能如向平畢若婚與嫁予諸子固當  
無負也然請婚後適長公暨季公僉第進士不知  
公於諸公子比肩過庭時間及携所面許我父子  
者畫一口授否公口授與否予皆不能知然聞先  
大夫長厚之風累世矣諸公子當必推公所飲恨  
於九原者而爲畢婚若嫁也嗚呼哀哉公已騎箕  
尾而羽化予獨臥林臯而浮蹤曩所共公嘯歌而  
戛金石拊絲桐者今已卜爲再生之事所共公宴  
遊而醉泉石臥薜蘿且終焉當如隔世之逢嗚呼  
哀哉東生芻兮挹酒漿投吊草兮裂腎腸神其監  
今來翱翔予慟哭兮涕潛裳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沈鐵山文



鳴呼啓殯車兮今之夕遲白馬兮情何戚躬執紼  
兮路之側葬名山兮百年隔薤露歌兮山陽笛悲  
西風兮慘白日兒疇怙兮女疇恤慘裂腸兮痛切  
骨挂佩劔兮心惻惻睇青草兮多太息挹斗漿兮  
神來格尚饗

祭俞處士文

嗚呼翁之臥病垂三十年唾壺一枝挂之榻前心  
如逃虛貌如枯禪客間過之擁衾無言類漢三老  
類漢獨行左芥右繩不練不競族黨之間習服其  
正僮奴以下恪守家令孝悌力田名蓋里中有司

移檄飲之學宮已而奉

詔表其垣墉寵之冠帶

比古素封有子汝彛侍疾不離寢膳杖履僂僕携  
持遺矢與溺日暮必隨一家之內子孝父慈予遊  
釣臺并訪宅里翁且下榻掖兩童子稽首再拜披  
髮垂耳請予書墓以慰沒齒予嘉翁誼輒書以上  
豈謂未幾翁隨以喪巷不爲歌杵不爲相况予執  
友能無悽愴南望雲山桐江之澳不能憑棺嚮風  
而哭千里走使生芻一束神其有知鑒我心曲

弔林子文

嘉靖戊戌六月十有六日 明進士林子懋植卒



同年茅坤聞之泫然流涕曰嗚呼悲哉林子之亡  
也有餘者才未竟者志才繇命隕志俱神逝已焉  
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昔三閭沉而宋玉招魂於  
巫陽仲宣卒而陳王願要於天路豈不知終始者  
萬物之大歸天地者羣生之總寄顧謬志乎幽明  
之期興嗟於杳冥之地蓋以戀景者鑿毀而儀像  
於目娛聲者節逝而流音於耳此其仁人之沒行  
路所以興涕而哲士之亡知己爲之述哀故也况  
林子睿質金相藻思神授方其垂髫弄翰跨視左  
思弱冠蜚聲步範相如年未涉乎二十名已賓于

天子創跡海曲蜚聲帝里一時縉紳先生沿風緝  
聲策名欵交踐朱轂者願結駟而托后乘飛華蓋  
者願附鶴而追青雲甚且荀氏懷喜御之風子長  
抱執鞭之嘆亦可謂卓犖人士而昭曠四海者已  
爰考其衷繹志卜夏遴友原憲容與道德琢磨仁  
義言不出口行不勝履望之者羨凌風之轡覲之  
者構餐霞之思如川斯映如淵斯止迺若禰生之  
賦鸚鵡王勃之撰滕閣則又英年之氣雖均而林  
修之素允愧者也豈可同年而語哉何長志屈于  
短筭遐軌絕於窮路物雖猶存人已云逝坤痛九



原之不作感百年之無期竊附國子之悲罕生賈  
誼之哭屈原廼爲文以弔之庶幾耿幽光於將來  
託遺悼於後世云爾其辭曰嗟堪輿之季造兮何  
哲士之云生肇惟岳氛之朝降兮夕焉遽頽其靈  
鳳凰遊千仞而不出兮朱草猶闕其莖曾賢智之  
寡昧兮邁陽九而懷英夫繫來之如寄兮倏爾去  
而若遺豈厭世之混濁兮總雲路而高飛驅望而  
屬豐隆兮將翱翔乎帝鄉鬱余攀神轡之不逮兮  
徒睇瞻乎四方我歷帝閭而上告兮司命若降而  
在下鑒余蹇之旁皇兮曰吾當具誠夫汝虬枝可  
以俟輪轅兮直木固先櫻夫斧斤也蔓草可以冒  
霜霰兮繁花不崇朝而蚤傷也蹠氏則延兮顏淵  
則歿茲固大化之推遷兮伊胡俱松喬而壽考亂  
曰已矣哉高陵爲陸兮日月有蝕兮吁嗟昊天  
之不弔兮數之坎坎兮魂兮魂兮胡不歸我將疇依  
兮亦孔之悲







